



博物洽聞儒者事也非足跡所經歷耳目所睹記則
疑以傳疑猶未敢首信況取信於人乎太史遷少時

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闢九疑浮沅湘涉汶泗訪齊
魯之舊蹟過梁楚之故地然後探撫異聞參討往事
而大放於史筆閒至今史官宗信鄱陽張光叔文獻
故家也講學家庭藏書日富蚤從雲臺史君游宦入
蜀見聞已不凡矣及涉江湖達浙閩視昔所獲夥甚
懼遺忘而隨筆之噫有志哉余與光叔交每見其搜
訪異書如獲至寶極力傳寫初不知異聞之有錄也

游宦紀聞跋

一知不足齋叢書

一日出示余洞心駭目多聞所未聞者以半生經歷
睹記之富而余得大嚼焉饜飫飽矣使用志不已網
羅山海之百珍畢陳其中不特染指者之一快脩史
校書它日或有採證豈小補云乎哉因書其後歸之
紹定壬辰中冬前一日忠定後人李發先書

此書會稽商濬會刻入稗海第四卷中文有顛錯他
卷亦有脫文余從知不足齋借得舊人鈔本參校乃
始完善 言字書無禠字又韻中不載尖字蓋禠古
但作退尖古但作機也然廣韻自有尖字光叔未細

檢耳又言饅頭當用糗字見東哲餅賦今破東賦中
自作曼字卽字書中亦不見有糗字也又言正月因
避始皇諱故讀爲征此則未然如尚書音常星宿音
秀自是當時所呼如是豈亦有諱耶且政本字尚不
改音而獨改正月一音不可通矣書中使君作史君
此本可通用見于碑刻非誤也卽李發先跋此書稱
雲臺史君者乃光叔之父非謂史姓其人書中有以
啓于闕語于闕猶求官也商本乃改于闕作于冊古
書之流傳者往往爲不學之人所竄改其可笑多類

游宦紀聞跋

二知不足齋叢書

此如不見舊本又烏從而盡正之耶因有刻本而遂
廢鈔本此大不可乾隆己亥十一月三日東里盧文
昭坐西軒書

游宦紀聞卷第六

鄱陽張世南



世南有令原之戚以紹定戊子仲冬往懷玉脩伊蒲供
山行百里始至其下捨輿策杖無非崇山峻嶺又二
十里有平地廣袤數百畝人煙數十家田疇井井滿
目桑麻問道傍之人云歲熟可得米千斛其上復有
峯巒圍繞一目不能窮又五里始至寺尋攷記載乃
唐大歷中高僧志初經始乾符初元南嶽僧寶光來
居又四年賜名懷玉古志云天帝遺玉此山山神藏

游宦紀聞卷六

一知不足齋叢書

焉故其地靈爽塏仙佛所居因以是名由古至今兵
戈不到疫癘不及僖宗於乾寧之四年改賜定水禪

院時有雙峯長老師復自長安領徒千人止息鄧公

場

今德興縣是也

遣人致詞於寶光曰師復酷愛此山師具

慈悲若爲取捨光曰舍則不捨來則不止語意深遠

衆莫曉解於是雙峯選日入院光師攜杖下山別建

禪刹卽今興教院是也時禪月大師混居會下身達

性相文筆神敏愛其林木瀟灑水石連雲建讀書堂

脩禪觀隱居山中遺址猶存嘗夢游他國於巖阿石

室親見大士覺而追想謂之應夢羅漢或云師則羅
怙羅化身每入定觀率意揮染皆其真容非世間相
末乃照水自狀本形既而絕筆故託於夢感自正本
之外別有臨模二本予登羅漢閣取禪月親作本諦
觀竟日其閒有極破碎糜爛者筆法高妙相貌古怪
至道丙申五月太宗搜天下古書畫悉以進呈至二
年正月復付本寺免進閒有題其傍云西岳僧貫休
作皆篆文或古體或玉筋或柳葉又一軸題云大蜀
國龍樓待詔明因辨果功德大師翔麟殿引駕內供

游宦紀聞卷六

一二知不足齋叢書

奉經律論道門選練教授三教元逸大師守兩川僧
錄大師食邑三千戶賜紫大沙門貫休字德隱今人
知禪月之號則以爲高僧聞貫休之名則以爲能畫
殊不知當時所作神異如此非特能畫且於詩文尤
高有西岳集三十卷翰學吳融爲之序唐相張格韋
莊王鐸周庠皆有詩紀其事去寺之左里許下梯徑
又二里有亭曰輔龍乃先兄之外翁董諱煇案商刻
誤作煇
字季興所創季興向爲瑞安邑大夫有志斯世所著
活民書壽國脈書嘗經乙覽今浙漕有刊本作亭之

意蓋爲四方祈禱者憩息之所則輔龍之名良有以也且捨田入寺爲輔龍不朽計又半里許始至龍湫仰望瀑布作三級傾瀉於兩山之閒飛瓊濺雪洶湧澎湃浩浩然聲若奔雷下臨石壁屹立萬丈真奇觀也時雲雨未收谿流初漲嵐霧滃鬱山巔水涯千態萬狀得寓目者移時不忍捨去世南旣登覽山川之奇秀且得攷覈其事之顛末故詳紀之以告來者

秦會之當軸時幾務之微瑣者皆欲預聞此招權之常態然士夫投獻必躬自披閱閒有去取吾郡德興士

游宦紀聞卷六

三知不足齋叢書

人姚敦臨字公儀能篆書秦喜之令作二十家篆孝經上表以進時紹興十一年二月十九日也許授以文資未降旨閒會之招飲姚喜忘其敬不覺振股以此惡之尋得旨令充樞密院劾士辨驗篆文而已又有蜀士投啓干闕其閒一聯云乾坤二三百州未有託身之所水陸八千里來歸造命之司秦尤稱道之遂得陞擢

董季興昔嘗爲世南言沙隨先生紹興丙午苦淋血之疾兩年不愈明年七月二十四日筮易遇渙之觀其

辭曰渙奔其机悔亡俄夢知大冶縣趙定叟相訪定叟名不疾疾久病也言不久病也偶董閱本草因見白冬瓜治五淋於是日食三大甌七日而愈前此百藥皆無效董沙隨先生之壻也先生嘗書此事於家廟之壁

今之遠宦及遠服賈者皆曰天涯海角蓋俗談也頃在成都嘗聞有天涯地角石暇時訪古及閱圖志乃知天涯石在中興寺耆老傳云人坐其上則腳腫不能行至今人不敢踐履及坐其上又有天牙石在大東

游宦紀聞卷六

四知不足齋叢書

門對昭覺寺高六七尺有廟今在市人湯家園地角石舊有廟在羅城內西北角高三尺餘王均之亂爲守城者所壞今不復存矣欽州有天涯亭廉州有海角亭二郡蓋南轅窮途也

柳子厚息壤記永州龍興寺東北陬有堂堂之地隆然負塼甃而起者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爲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鍤者盡死秦甘茂盟息壤乃在秦地非此也龍興寺今在永州太平寺而息壤不復見矣江陵城內有法濟院今俗稱爲地角寺乃昔息壤祠

圖經引溟洪錄云江陵南門有息壤焉隆起如伏牛馬狀平之則一夕如故前古相傳不知其始牛馬踐之或立死唐元和中案唐元和中商刻作唐開元中裴宙牧荊州掘之深六尺得石城與江陵城同制中徑六尺八寸棄徙於墻壁閉是年霖雨不止江潦暴漲從道士歐陽獻之謀復埋之祭以酒脯而水止厥後凡亢旱徧禱無應卽詣地角寺欲發掘必得霽霽之雨遂爲故事詳見皇祐辛卯刑侍王子融息壤記二郡大宰相類而秦地之息壤則未詳也

游宦紀聞卷六

五知不足齋叢書

沙隨先生寓居鄱陽一日買得米元暉小端硯後刻銘曰惟端有谿孕石惟黦茲乃下巖舉無有比色奪芝英溫堅玉理以貽安中是亦成美後書紹興己未蓋元暉親書以遺建昌守喻安中者後又得張無垢遺樊茂實研後刻詩曰端谿石硯天下奇紫光夜半吐虹霓不隨凡石追時好直與日月爭光輝韜藏久矣不亂用惟恐翰墨污染之樊子文章有餘地汪汪萬頃誰能窺贈君此硯無輕弃經史妙處其發揮飛流濺沫徧天下要使咳唾皆珠璣無垢居士作了喻子

書蓋小篆玉泉先生學張有篆無垢從沈元用學汪
端明從無垢學凡十有二年三公相繼魁多土建炎
二年李順之作魁玉泉亦登高第世南嘗見沙隨先
生親筆記載卒章云此奇物也子孫世傳不知樊公
家何以不寶守此物以三先生盛名此物乃沙隨程
氏世傳之寶二硯今亦流落不知所在良可嘆惜

沙隨先生嘗云頃於行在見一道人以笛挂項下吹曲
其聲清暢而不近日竟不曉所以然此說已在三十
年前嘉定庚辰先兄岳翁趙憲伯鳳自曲江攜一道

游宦紀聞卷六

六知不足齋叢書

人歸三衢亦喉閒有竅能吹簫凡飲食則以物窒之
不然水自孔中溢出每作口中語則塞喉閒作喉閒
語則以手掩口先兄之所目覩但不知沙隨先生昔
所見者是此人否

先伯諱

上大正

字汝弼登淳熙丁未第初隆興乙酉請鄉

舉時主司命題云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已而春官失利夢神人告曰汝
若再遇四克始克有濟自以爲經旨中別無四克矣
淳熙丁酉再試題云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

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場中遇程三畏字景
宣厲聲云汝粥可賀矣不記向時之夢耶今果有四
克是年遂再薦景宣爲解首嘉定辛酉鄉人王佐起
莘以免舉赴省忽一日告從姪慶辰云昨宵夢趙宰
拉赴鹿鳴與公隣坐已而杳然後三舉庚午慶辰預
薦時新舉只六人宰招已第者十人同宴起莘預焉
果與慶辰隣坐宰亦天族師備信知得失莫非前定
云

張約齋種花法云春分和氣盡接不得夏至陽氣盛種

游宦紀聞卷六

七知不足齋叢書

不得立春正月中旬宜接櫻桃木樨徘徊黃薔薇正
月下旬宜接桃梅李杏牛丈紅蠟梅梨棗栗柿楊柳
紫薇二月上旬可接紫笑綿橙匾橘已上種接竝於
十二月閒沃以糞壤兩次至春時花果自然結實立
秋後可接金林檎川海棠黃海棠寒球轉身紅祝家
棠梨葉海棠南海棠以上接種法竝要接時將頭與
本身皮對皮骨對骨用麻皮緊纏上用箬葉寬覆之
如萌苗稍長卽撤去箬葉無有不成也

沙隨先生嘗蓄一歛硯後有蔡忠惠題詩曰玉質純蒼

理緻精鋒鏷都盡墨無聲相如閒道還持去官要素
人十五城後以送汪書季路又汪書屬三衢以五千
得一硯後刻東坡銘曰東坡硯龍尾石開鵠卵見蒼
壁與居士同出八更寒暑就燥濕今何者獨先逸同
參寥老空寂二硯皆佳物也

鄱陽自雍熙乙酉梁顥榜至紹定己丑登科者五百七
十餘人其閒三世聯登者唯三家龍谿先生汪藻汪
槃汪穀張宗諤張琮張棫鮑煜鮑安世鮑升之汪氏
之登科者七世張氏今亦六世然非正嫡相續也鮑
游宦紀聞卷六

八知不足齋叢書

氏安國安行安世兄弟三科連中故程文昌伯禹贈
之詩有七年三破桃花浪之句其餘父子兄弟俱中
科第者甚多不勝紀載

世南家嘗藏高麗國使人狀數幅乃宣和六年九月其
國遣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知樞密院事上柱
國李資德副使太中大夫尚書禮部侍郎柱國賜紫
金魚袋金富轍至本朝謝恩進奉各有四六做中國
體李之詞云跂予望之適江干之弭節亦旣犯高廟
嫌諱湖
止幸堂上之披風況飛五朶之雲特貺千金之幣禮

當拜受心則愧惶金之詞云穆如清風幸被餘光之
照酌彼行潦可形將意之勤幸被寬裕而有容敢以
菲微而廢禮所塵名品別且染濡私覲之物則幘頭
紗三枚白成銀花銀盤一面十二兩紫大紋羅一匹生

大紋羅二匹白蹙大綾一匹生花綾二匹白細苧布
三匹大紙八十幅黃毛筆二十管松煙墨二十挺松
扇三合摺疊扇二隻螺鈿硯匣一副螺鈿筆匣一副
尅絲藥袋一枚尅絲篋子袋一枚繡繫腰一條茯苓
二斤白米二斤白銅器五事而已是年有請于上願

游宦紀聞卷八

九知不足齋叢書

得能書者至國中於是得旨以徐兢爲國信所禮物
官兢之歸因讓高麗圖經備載其建國立政之體風
俗事物之宜上之徽廟覽其書大悅召對便殿賜同
進上出身擢爲宗丞兼掌書學其奉使時李資謙

太師同書高麗國王之納李氏爲后妃由是門戶

光顯資德其弟也金富軾爲同接伴金氏爲人族自
前史已載其與朴氏族望相埒故其子孫以文學進
富軾豐貌碩體面黑目露博學彊識善屬文知今古
富轍亦有時譽吳嘗密訪其兄弟命名之意蓋有所

慕文章動蠻貊此語蓋不誣云

游宦紀聞卷第六

游宦紀聞卷六

十知不足齋叢書

游宦紀聞卷第七

鄱陽張世南



沅芷黎谿硯紫者類端石而無眼有金束腰眉子紋閒
有潤者其初甚發墨久而復滑或磨以細石乃仍如
新有色綠而花紋如水波者有色黑而金星者有生
自然銅於石中琢以爲北斗三台之類者有生白線
當中而爲琴樣者其類不一慶元閒單路分煒字丙
文始創爲硯以遺故舊今遂盛行終在端歛之下單
雖西班牙乃中原故家居黔陽好古博雅所蓄奇玩甚
游宦紀聞卷七

一知不足齋叢書

富仍精於辨別平生俸入盡費於此學小王書筆法
尤妙始習補之梅而自成一家吾鄉姜堯章學書於
單姜帖今亦少有世南嘗藏姜一帖正與單論劉次
莊輩十數家釋帖非是又云悟帖中只張芝秋涼帖
鍾繇宣示帖皇象文武帖王廙小字二表皆在右軍
之上其說尤新有絳帖評二十卷恨未之見也

嘉定甲申夏有持穎濱先生帖十數幅求售蹤跡所自
知非贗物明甚有黃樓賦一篇讀之其閒前則項籍
劉戊一句觀瀾文作劉備穎濱集作劉季觀瀾文

注云徐州牧陶謙病篤謂別駕麋竺曰非劉備不能
安此邦及謙死竺率州人迎先主先主未敢當陳登
孔融曉諭之先主遂領徐州劉戊乃楚元王交之子
也漢六年既廢楚王信分其地爲二國立劉賈爲荆
王交爲楚王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先有功也
交薨戊嗣稍淫暴遂應吳王反起兵會吳與周亞夫
戰絕吳糧道士飢吳王走戊自殺彭城卽徐州先生
之意蓋以此也不知當來作劉備劉季而後來易以
戊耶或傳寫訛謬而意其爲備爲季耶要當以先生
手書爲定也

游宦紀聞卷七

二知不足齋叢書

已丑秋孟訪一親舊出示古物數種皆所未見一刀長
可七八寸微彎背之中有細齒如鋸末有環子退而
攷諸傳記乃知其爲削考工記築氏爲削長尺博寸
合六而成規此所以微彎也鄭氏謂之書刀以滅青
削槩如仲尼作春秋筆削是也蕭曹皆秦刀筆吏師
古曰刀所以削書也古用簡牒皆以刀筆自隨鄭氏
又謂三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刀五分其金而錫
居二謂之削如此是刀與削分爲二物也鄭氏口刀

刀劍之屬削今之書刀孔安國曰赤刀赤刃削少儀
曰刀卻援拊鄭氏曰穎環也拊把也釋名曰刀到也
其末曰鋒若鋒刺之利也其本曰環形似環也然則
直而本環者刀也曲而本不環者削也子所謂有齒
如鋸者正釋名所謂若鋒刺之利者但其本有環又
不可名之以削古人製作精微必有所本更俟請教
於博洽君子云

包遜字敏道象山先生之上足也寶慶丁亥爲世南言

頃在臨安謁魏舍人了翁蒙子進因出雲萍錄令書

游宦紀聞卷七

三知不足齋叢書

包有六子皆從心其閒名協者舍人指曰此非從心
乃是從十有館客李文酉心字學數十年矣待爲叩
之少選李至遂及此云其義有二從十乃衆人之和
是謂協和萬邦之協從心乃此心之和是謂三后協
心之協世南嘗以語士大夫夫閒有云恐出臆斷後閱
集韻果如前所云是知作字偏旁不可毫髮之差李
文名肩吾眉人學問甚富世南嘗識之云

坡公元豐七年自黃量移汝海五月訪張文定公於瑞
七八月閒雷連金陵過陽羨九月抵宜興通真觀側

郭知訓宅卽公所館往年邑簿朱冠卿續

經云五十五里地名黃土村坡公嘗與單秀才

秀才作董秀才

步田至焉地主以酒見餉謂坡曰此紅土

坡言此人知有紅友不知有黃封真快活人也田去
有百姓者已鬻而造訟有司已察而斥之坡公移蹕
以田歸之邑人慕容輝嗜酒好吟不務進取家于城
南所居有雙楠竝植如蓋東坡訪之目爲雙楠居士
長橋元豐元年火四年邑宰褚埋復立榜曰欣濟東
坡過之爲書曰晉周孝侯斬蛟之橋刻石道傍崇寧
游宦紀聞卷七

四知不足齋跋

禁銅沈石水中不知

諸香中龍涎最貴重廣州市直每兩不下百千次等亦
五六十千係蕃中禁權之物出大食國心海傍常有
雲氣罩山閒卽知有龍睡其下或半載或二三載土
人更相守視俟雲散則知龍已去往觀必得龍涎或
五七兩或十餘兩視所守人多寡均給之或不平更
相讎殺或云龍多蟠於洋中大石臥而吐涎魚聚而
嗜之土人見則沒而取焉又一說大洋海中有渦旋
處龍在下湧出其涎爲太陽所燥則成片爲風飄至

岸人則取之納官子嘗叩泉廣合香人云龍涎入香能收斂腦麝氣雖經數十年香味仍在嶺外雜記所載龍涎出大食西海多龍枕石一睡涎沫浮水積而能堅鮫人採之以爲新者色白稍久則紫甚久

則黑又一說云白者如百藥煎而膩理黑者亞之如五靈脂而光澤其氣近於臊似浮石而輕或云異香或云氣腥能發衆香氣皆非也於香本無損益但能煙耳和香而用真龍涎焚之則翠煙浮空結而不坐客可用一翦以分煙縷所以然者屋氣樓臺之

游宦紀聞卷七

五知不足齋叢書

餘烈也又一說云龍出沒於海上吐出涎沫有三品一曰汎水二曰滲沙三曰魚食汎水輕浮水面善水者伺龍出沒隨而取之滲沙乃砂濤浪飄泊洲嶼凝積多年風雨浸滌氣味盡滲於沙土中魚食乃因龍吐涎魚競食之復化作糞散於沙磧具氣腥穢惟汎水者可入香用餘二者不堪曲江鄧灝以爲就三說較之後說頗是諸家之論不同未知孰當以愚見第

一說稍近

天地萬物莫逃乎數知數之理莫出乎易知易之妙惟

康節先生其學無傳觀皇極經世書彙可見矣此外
有所謂太乙數能知運祚灾祥刀兵水火陰晴風雨
又能以之出戰守城傍門小法亦可知人命貴賤渡
江後有北客同州免解進士王湜潛心此書作太乙
肘後備檢二卷爲陰陽二遁繪圖一百四十有四上
自帝堯以來至紹興六年丙辰凡三千四百九十二
年皆隨六十甲子表以分野如通鑑編年前代興亡
歷歷可攷然自古及今應者雖多不應者亦或有之
景祐閒命司天楊維德脩五福太乙占書攷驗行度
亦爲精詳其閒云自石晉天福四年己亥歲入東北
遼東分至國朝雍熙元年甲申歲入東南吳分至天
聖七年己巳歲入西南蜀分後人繼加攷算至熙寧
七年甲寅歲入中宮洛陽分至宣和元年己亥歲入
西北西河分至隆興二年甲申歲入東北遼東分至
嘉定二年己巳歲入東南吳分向後至甲寅年入西
南秦分上來五福太乙所臨之分自合太平至治今
推而上之後周宣帝元年己亥歲至唐高祖武德六
年癸未歲五福太乙在西南凡四十五年中更隋唐

游宦紀聞卷七

六知不足齋叢書

禪代之變正在本宮分野又自唐宣宗大中三年巳
巳歲至昭宗景福二年癸丑歲五福太乙在中宮凡
四十五年中更僖宗廣明黃巢之變中國之禍甚慘
既曰五福所臨何為又卻如此本朝興國九年有方
士楚芝蘭言五福今照冥分上命建太乙宮於京城
外之蘇村命芝蘭為春官正又命宰臣張齊賢醮享
之然其所以不應者亦有說王湜跋肘後備檢立論
甚通其說云后羿寒浞之亂得陽九之數七赧王衰
微得陽九之數八桓靈卑弱得陽九之數九煬帝滅

游宦紀聞卷七

七知不足齋叢書

亡得陽九之數十周宣王父厲而子幽得百六之數
十二敬王時吳越相殘海內多事得百六之數十三
秦滅六國得百六之數十四東晉播遷十六國分裂
得百六之數極而反於一五代亂離百六之數三此
皆所應者也舜禹至治萬世所師得百六之數七成
康刑措四十餘年得百六之數十一小甲雍已之際
得陽九之數五而百六之數九庚丁武乙之際得陽
九之數六不降享國五十九年

案不降商
刻武丁誤

得百六之

數八盤庚小辛之際得百六之數十明帝章帝繼光

武而臻泰定得百六之數十五正觀二十三年近世所謂太平得百六之數二此皆所不應者也福應集云唐武德七年甲申五福太乙入中宮洛陽之分繼有正觀之治遂以此爲福應然宣懿僖昭之際再入中宮而正觀之治何不復舉又云唐昭宣帝天祐四年丁卯四神太乙人六宮雍州之分而昭宣禪位於梁遂以此爲禍應然開元十六年亦入六宮乃太平極治與正觀比以至夏桀放於南巢商紂亡於牧野王莽篡漢祿山亂唐陽九百六之數皆不逢之

游宦紀聞卷七

八知不足齋叢書

此其故何也余嘗深究其所以然昔周公問太公何以治齊曰舉賢而尚功周公以之爲強臣之漸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曰親親而尚恩太公以之爲浸弱之基是以聖人推三代損益而百世可知大抵天下之事因緣積襲固有繫於人事未必盡由天理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然拘執此以爲不可改易乃術士之蔽非儒者之通論善言天地者以人事善言人事者以天地豈可蔽於天而不知人乎古之善爲政者尚以知變爲賢況冥冥之中奉行天

地號令或主吉或主凶皆本於天地

而不知變者以堯舜禹爲君臣文武

爲父子雖

遇陽九百六之數越理而降以禍必不其然自此而

下其他不能詳知者皆可以類推也

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聲不過五五聲之變

可勝聽太乙不過十神十精四計之類彼其周流於天地開始而

有終終則復始古既不異於今今亦不異於古然上

古至治終不可復又中間盛衰興廢亦不可循前而

取豈非人事之不齊故應之者亦不一耶術固有之

游宦紀聞卷七

九知不足齋叢書

太乙考治人君之善惡臨有道之國則昌臨無道之

國則亡有天下國家者可不謹哉已上皆王說蓋太

乙數中專攷陽九百六之數以四百五十六年爲一

陽九二百八十八年爲一百六陽九奇數也爲陽數

之窮百六偶數也爲陰數之窮大抵歲運值之終有

厄會洪文敏公 筆中載陽九百六之說與此不同

本朝康定

庚辰

慶歷

辛巳

開西羌方熾天下騷動詔

求有文武材可用者參政宋綬侍讀林瑀皆以徐復

薦復至仁宗訪以七，復曰今年氣運類唐德宗居

奉天時_上 爲曰何至爾耶復曰德宗性忠刻其德與
凶會陛下恭儉仁恕屈己_下 物雖時與德宗同而德
與德宗異運雖凶無能爲也此說正 上湜之論合
故并紀之

游宦紀聞卷第七

游宦紀聞卷七

十知不足齋叢書

游宦紀聞卷第八

鄱陽張世南

黃公銖字子厚富沙浦城人與朱文公爲交友長於詩
劉潛夫宰建陽刻其穀城集於縣齋黃之母筆力甚
高世南嘗見黃親錄詞藁今載于此云先妣沖虛居
士少聰明穎異絕人於書史無所不讀一過輒成誦
年三十先君捐弃卽抱貞節以自終平生作爲文章
詩辭甚富晚遭回祿燬蕪無餘此詞數篇皆膾炙在
人者因訪求得之適予與景紹主簿兄有好且屢見

游宦紀聞卷八

一知不足齋叢書

索敬書以贈紹興三年中春二十有四日黃銖識景
紹則大參鄭公昭先也其一滴滴金云月光飛入林
前屋風策策度庭竹夜半江城擊柝聲動寒梢棲宿
等閒老去年華促祇有江梅伴幽獨夢繞夷門舊家
山恨驚回難續其二序云力脩寶學賢表莫胡明仲
侍郎遣歌姬來乞詞作醉蓬萊令歌之看鷗翻波濺
蘋末風輕水軒消暑雲疊奇峯破桐陰亭午列岫連
環瀟泉鳴玉對幅巾芒屨況有清時風流故人劇談
揮麈才冠一時論高兩漢書扇豪蹤吐鳳辭語畫錦

歸來慶長年老母且盡綠尊莫懷歸興聽扇歌高舉

會見登庸泥封詔下促朝天去其三菩薩蠻闌干六

曲天圍碧松風亭下梅初白臘盡見春回寒梢花又

開曲瓊閒不卷沈燎看星轉凝竚小裴徊雲閒征鴈

來其四序云葛氏姪女子告歸作少年游送之雨晴

雲斂煙花澹蕩遙山凝碧驅車問征路賞春風南陌

正雨後梨花幽豔白悔忽忽過了寒食歸家漸春暮

探醪醢消息其五序云季温老友歸樵陽人來問書

因以爲寄

案其五句下疑脫憶秦娥三字。此首不似婦人作。

秋寂寞秋風夜

游宦紀聞卷八

二知不足齋叢書

兩傷離索傷離索老懷無奈淚珠零落故人一去無

期約尺書忽寄西飛鶴西飛鶴故人何在水村山郭

其六醉思仙晚霞紅看山迷暮靄煙暗孤松動翩翩

風袂輕若驚鴻心似鑑鬢如雲弄清影月明中謾悲

涼歲冉冉薜華潛改衰容前事銷凝久十年光景忽

忽念雲軒一夢回首春空綵鳳遠玉簫寒夜悄悄恨

無窮歎黃塵久埋玉斷腸揮淚東風

朱文公晚年居考亭便於野服有客位榜云滎陽呂公

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閑居野服爲禮而

歎外郡或不能然其指深矣衰朽無狀雖幸已叨誤
恩許致其事而前此或蒙賓客不鄙下訪初未敢遽
援此例便以老大自居近緣久病艱於動作詎仰俯
仰皆不自由遂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事
然而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爲簡其所
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爲禮解帶可以燕居免有拘絆
纏繞之患脫著疼痛之苦而已切望深察恕此病人
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其美
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至於筋骸孿縮轉動艱
難迎候不時攀送不及區區之意亦非敢慢并冀有
以容之爲大幸也

游宦紀聞卷八

二知不足齋叢書

世甫從三山故家見朱文公一帖云講明正學其道必
本乎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脩
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磨成就
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脩身至於化成天下
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
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
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闕高所以

輕自大而卒無得也

世南於紀聞首端嘗論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之說以
求教於白鹿胡堂長泳胡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
分度之一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此古今歷家之說
皆然也天左旋之說信然矣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
行十三度有零日者陽之精而行遲月者陰之精而
行反速大抵陽健而陰順陽剛而陰柔健而剛者運
行當速順而柔者運行當遲今不特反是月之行乃
過於日十有二倍其理不通從來無人推見其所以

游宦紀聞卷八

四知不足齋叢書

然近時晦庵朱文公解毛詩正月篇亦用舊說惟於
楚詞天問篇發其端而不詳其實天左旋日月亦左
旋一晝夜以日之明晦爲節日之行三百六十五度
四分日之一則比天之旋少一周逐日所不及天之
運以二十八宿計之分爲度數蓋二十八宿乃經星
附天而行凝然不動可從而紀其度數亦猶量地之
里云至某州某郡若干里州郡有定所人莫不知姑
借之以爲限節也高麗國有九執歷案商刻
誤凡執正如此
竊意歷家以數之少者易算日月天左旋數之不及

者少取其易算放假日月右轉也葢三百六旬有六日其原起於此其實葢三百六旬有五又四分日之一堯典特舉成數而言耳以之均爲十二月則多六日無所歸故又每歲作五六小盡取其贏而湊足多之數是以五年必有兩閏以足每歲三百六旬有六日之成數也雖是除閏月每歲只三百六旬有四五日只有二十四氣前後相去皆三百六十五六日也胡學於文公者多見前輩論議皆有所本故復紀於此

游宦紀聞卷八

五知不足齋叢書

雲林先生黃長睿云饅頭當用粳字

盧文弨云案饅頭本作曼頭不作粳

字書無

見東坡餅賦興元關表諸郡食肆所貨薑豉

用僵字最爲有理

於菊磧高九萬處見蘇紹叟手書憶劉改之摸魚兒
一闕云望關河試窮遙眼新愁似絲千縷劉郎豪氣
今何在應是九疑三楚堪恨處便拚得一生寂寞長
羈旅無人寄語但弔麥傷桃邊松倚竹空憶舊詩句
文章事到底將身自誤功名難料遲暮鷄衣簞食年
年瘦受侮世閒兒女君信否盡縣簿高門歲晚誰青

顧何如引去任槎上張騫山中李廣商略儘風度又
賦雨中花一闋云予往時憶劉改之作摸魚兒頗爲
朋友閒所喜然改之尚未之見也數日前忽聞改之
去世

悵惘始不勝言因憶改之每聚首

愛歌雨中花悲壯激烈令人鼓舞輒倚此聲以寓予
思凡未忘吾改之者幸爲我和之十載尊前放歌起
舞人閒酒戶詩流盡期不凌厲羽翮高秋世事幾如
人意儒冠還負身謀歎天生李廣才氣無雙不得封
侯榆關萬里一去飄然片雲甚處神州應悵望家人
父子重見無由隴水寂寥傳恨淚淮山宛轉供愁這
回休也燕鴻南北長隔英游紹叟有冷然詩集十卷
行於世

游宦紀聞卷八

六知不足齋叢書

三山之俗立春前一日出土牛於鼓門之前若晴明自
哺後達旦傾城出觀巨室或乘轎旋繞相傳云看牛
則一歲利市三日游賢沙四日游天寧六日烏石山
之神光寺西湖之水晶宮逮暮始散此皆圖志所不
載也

洪文敏公容齋隨筆論人君壽考自三代而後惟梁武

帝八十三以侯景之禍幽辱告終至光堯太上皇帝
之福壽真可於天人中求之國朝大臣如樞相張昇
宮保趙鼎皆八十六陳文惠八十二案商刻誤杜祁
公八十一富鄭公八十八文潞公獨九十二張文定公
八十五范蜀公曾宜靖蘇文定皆餘八十渡江後惟
史越王八十三周益公八十六

朱文公移簡輔漢卿云得趙昌父書以致政大夫見呼
此甚真實而又雅馴可爲報同社諸人今後請依此
例也

游宦紀聞卷八

七知不足齋叢書

何賢良名致字子一嘉定壬申游南嶽至祝融峯下按
嶽山圖禹碑在岫嶺山詢樵者謂采樵其上見石壁
有數十字何意其必此碑俾之導前過隱真屣復渡
一二小澗攀蘿捫葛至碑所爲苔蘚封剝讀之得古
篆五十餘外癸酉二字案句說疑是
癸酉二字外俱難識韓昌黎

所謂科斗拳身難倒披鸞飄鳳泊拏蛟螭而其形模

而字疑誤果爲奇特字高闊約五寸許政隨行市買歷辟

而模之字每摹一雖墨濃淡不勻體畫卻不甚模糊
歸旅舍方湊成本何過長沙以一獻曹十連彥約并

柳子厚所作及書般舟和尚第二碑以一揭座右自
爲寶玩曹喜甚牒衡山令搜訪柳碑本在上封寺僧
法圓申以去冬雪多凍裂禹碑自昔罕見之反疑
何取之他處以誑曹何遂刻之岳麓書院後巨石但
令解柳碑來匣之郡庠而已

紹定癸巳七夕後一日子甥董若金忽語予云適有自
弋陽來者言縣境桃花步漁人入水見一物長八尺
博四尺有五寸約四百餘斤兩頭如燕尾腰有眼其
二圓其二如半月非鐵非石圖形以示云漁人昇至

游宦紀聞卷八

八知不足齋叢書

縣市火復昇至桃花又火遷于神祠始息衆莫識予
應曰此不難別其制絕類岳陽樓下鐵枷必縣傍谿
中古有龍巢時得道之士如許旌陽者鑄爲此物以
鎮塞妖蛟屢穴歲月深久水所漬故不類鐵致災者
徙岸也異時當復置水岳陽沙上數枚人以爲厭勝
鐵枷或以爲湖賊王么釘石或云昔人拒敵鑲江之
具圖經皆疑其非或有傳會者曰晉太康元年大舉
伐吳二月戊午王濬唐彬擊破丹陽監吳人於江積
要害處竝以鐵鎖橫截之以爲必此物今觀弋陽所

一 出可名之鑠江之具乎以此驗彼厭勝之物明矣
德興邑解有石刻二詩云仕宦之身天涯海畔行商之
身南州北縣不如田舍長相見面門無官府身即疆
健麻麥徧地豬羊滿圈不知金貴惟聞粟賤夏新絹
衣秋新米飯安穩眠睡直千直萬我田我地我桑我
梓只知百里不知千里我飢有糧我渴有水百里之
官得人生死孤兒寡婦一張白紙入著縣門冤者有
理上官不嗔民卽歡欣上官不富民免辛苦生我父
母養我明府苗稼萋萋曷東曷西父母之鄉天子馬

游宦紀聞卷八

九知不足齋叢書

蹄沙隨先生跋云右二詩不知何人作上饒公端殿
汪先生過豫章之進賢手書于旅舍後三十年門人
程迥授邑于茲旣受代始於郡中得之而真蹟不復
存矣友人高季安會承是邑季安先生姻戚也因託
刻于石先生下世七年矣噫迥跋此詩始刻於進賢
再刻於德興內子巨浸出於泥滓中石斷字漫邑宰
潘傳重刻之世南愛其言近而意切懼其碑之復淪
故紀於此

雪峯爲剎與徑蔣諸山相甲乙懿宗咸通十一年曾

存開山創寺乾符二年禪師傳道德山五
祖寺有木毬相傳謂常受真覺役使呼僕招客毬皆
自往來嘉泰開寺災毬忽入池中得不壞山周遭
百里閒皆叢音竹笋味極甘美寺衆自三月至五六
月猶饜飫亦覺所植也

游宦紀聞卷第八

游宦紀聞卷八

十知不足齋叢書

游宦紀聞卷第九

鄱陽張世南

世南近於三山郡齋獲觀龍眠所作奉節圖後題云景文老兄持節守大名從迓吏以訪別念非仁者不能以言爲贈贈之以佛衣綾而不受贈之以紋縠而不受戲作奉節圖以見分首之拳拳然朝廷委寄之重雅歌長嘯無復愧於古人矣元祐坤成節日龍眠山中人李公麟書景文卽劉季孫也平之子東坡嘗薦之後知隰州而歿有詩寄坡云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能插菊花無死之日家無一錢但有書三萬軸畫數百幅耳其家藏王子敬黃柑三百顆帖坡嘗有詩與景文云君家子敬十六字氣壓鄴侯三萬籤坡一日語景文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以何爲對劉云可對千不如人萬不如人坡爲絕倒

游宦紀聞卷九

一知不足齋叢書

王金陵字說之作率多牽合固不免坡公之譏建炎間莆中鄭樵字漁仲作六書略謂象形諧聲指事會意轉注假借從六者而生總計二萬四千二百二十五其閒惟諧聲類最多計二萬一千八百一十約以簡

易而盡得作字之義矣自說文以字畫左旁爲類而玉篇從之不知右旁亦多以類相從如淺有淺小之義故水之可涉者爲淺疾而有所不足者爲淺貨而不足貴重者爲賤木而輕薄者爲棧青字有精明之義故日之無障蔽者爲晴水之無溷濁者爲清目之能明見者爲晴米之去麤皮者爲精凡此皆可類求聊述兩端以見其凡

字學不講多因前代諱惡遂致書畫差誤漢以火德王

都于洛陽惡水能滅火遂改洛爲雒故今惟經書作

游宦紀聞卷九

二知不足齋叢書

洛而傳記皆作雒矣秦始皇嫌皐韻略在字似皇改

爲罪自出己意謂非之多則有皐也今經書皆以罪

易皐獨禮記爾雅猶有可攷无字乃子雲奇字古文

天屈西北爲无今易中無皆從无它書則雜之矣世

字因唐太宗諱世民故今牒葉棄皆去世而從云漏

泄縲繼又去世而從曳世之與云形相近與曳聲相

近若皆從云則泄爲汙矣故又從云而變爲曳也民

則易而從氏昏愍泯之類至今猶或從氏也以至如

晉諱昭改昭穆之昭爲韶首秦諱政而改正月之正

爲征音至今從之此何理耶

盧文弼曰案正未必爲始皇作征音也

字聲有清濁非強爲差別夫輕清爲陽陽主生物形用未著故字音常輕重濁爲陰陰主成物形用既著故字音必重如衣施諸身爲衣冠加諸首爲冠衣與冠讀作平聲者其音重已定之物屬乎陰也讀作去聲者其音輕未定之物屬乎陽也物所藏曰藏人所處曰處藏平聲處上聲者輕其作去聲者皆重亦其類也

胡堂長伯量記度常卿涵星研云寶慶丙戌秋八月渝

游宦紀聞卷九

三知不足齋叢書

州度史君正奉詔入京過金陵出其所藏坡仙涵星研而廬山胡泳記之曰研端石以石眼在池得名形方以今尺度之可廣四寸其長倍徙高寸有半上廣下殺其陰容掌不寬面出玉斗爲池斗之半微爲窪坎如半月用以限墨星在池者十有三下皆乘以雲氣大者四其二近半月其二倚南壁而一復差大而高外微綠中黃瞳如針眼而紺碧眾星此爲獨勝小者九二倚東壁二倚西壁如參商然五者中立一高二次而三低如聚東井然汲泉滿池粲粲相輝半月

止墨元雲黠黠而訂古人制作之精如此星在陰者
二上列四字曰癸巳端巖下三字曰子容記子容蘇
丞相頌意其初得也東壁之外有墨書子瞻二字下
有三字惟泓字髣髴二不可辨西壁外子功二字史
君云研陰七字本亦未嘗刊以借觀者衆懼把玩之
多遂成泯沒故李氏刊之按坡詩有以涵星研贈范
純夫侍講風月石屏贈子功中書其二首詩中模狀
與此研實合以年譜攷之當在元祐八年癸酉研後
歸李才元家其孫家於成都之成都縣史君以百五

游宦紀聞卷九

四知不足齋叢書

十緡購得之外周以二髹匣蓋陰各有朱字紀歲月

及二人姓名外者乙亥

案商刻作己亥

洋州造大方誌內者

辛未杭州後洋沈上牢坡仙元祐己巳以籠圖閣直

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至辛未二月九日除翰林承

旨則內匣爲坡仙在杭作無疑距作詩爲先三年耳

范李後爲媼家故研歸李云

許樞密崧老嘗記黃祕書辯博之說云昔長睿父博學

好古頗得三代之遺器其鼎文有上下畫一而中重

三者長睿父識之曰此爭首也蓋著飲食有訟之戒

然則八十一首與周易準其已久矣以世南之見其器必後漢時物蓋八十一首作於子雲何緣三代時已有爭首又云初予與長睿父見古太元於中祕書長睿父手錄藏之明年予復求之則本已亡長睿父以其所錄借予而卒予既作傳藏長睿父書襄陵埃見其子弟歸之會兵難起城陷而翰所傳元經與凡論次周易春秋論語法言以先附便舟適免故古太元今獨予有逮渡江雷建業一夕兵變火作鬱攸被子舍望予戟決藩籬遜去自悼死生未測而書知亡

游宦紀聞卷九

五知不足齋叢書

矣然亂定使人視之則居以反風不焚諸物席卷無遺而書獨存是歲建炎初元也未幾被召行在以書屬家人而行家入九江復遇寇而予舟焚儀真攜書盡亡獨太元等以家人奉之力又免去歲客分寧邑久得予書刻之未卒而豫章陷負書奔瀏陽值亂兵入盡棄其裝以書夜度大光保平江月餘敵陷岳陽游騎至平江復以書還分寧刻書乃成尚念世紛之未艾也故屬長老清公藏諸黃龍經藏因念經之幾絕而僅存艱虞若此使學者知斯文之不墜蓋有天

助而哀子顛沛流離萬里保有之難也而其振顯之
天人之際精感神昭則必有和同無閒而福祿不量
者矣宋建炎四年秋洞霄隱吏許翰記

古太元今不復見惜哉

龍圖馬公遵字仲塗吾郡之樂平人至和閒爲諫官御

史言時政多聽用國史有傳今其家藏蔡忠惠帖用

金花牋十六幅每幅四字玩其波畫令人起敬真奇

物也世南嘗屢得觀之云梅三馬五蔡大皇祐壬辰

中春寒食前一日會飲于普照院仲塗和墨聖俞按

紙君謨揮翰過南都試呈杜公歐陽九評之當處在

游宦紀聞卷九

六知不足齋叢書

何等馬五諾我精婢潤筆皆是奇事凡六十四字今
前一紙四字不存南軒先生嘗跋云蔡端明此書大
得顏平原活溪磨崖刻筆意世人但知其端嚴有法
度而不察其操縱運用妙處何異趙括讀兵書乎前
輩評端明正書爲本朝第一蓋不誣也

世南嘗從親戚馬建家見洪文敏公內簡一幅與族伯
提刑云正月十九日晚閒宜召從容聖語云近日郡
守辭見竝詣議事堂太子封劄子來但思之甚有未
盡處蓋全不見語話如何得識其賢否朕於選引郡

守自有見處幾於不傳之妙遂笑云所謂父不能以傳之子也適奏每見批出別與差遣人者無不合於公論上云如張垓者觀其人材儘做得一州只緣鄂渚屯大軍有諸司卻恐它費力故改與九江邁奏張垓是臣鄉人故參知政事壽之子其人誠如聖訓

案商

刻作論

自得改命極感聖恩至於玉音說其爲人雖鄉

里與之久處者不過知之如是而陛下一見卽盡其平生可謂至當上笑而頷首觀此足知簡記不忘故詳以報此段乃孝宗皇帝天語拜手敬觀益足以窺

游宦紀聞卷九

七知不足齋叢書

聰明冠倫妙處也

階州產石品第不一白者明潔初琢時可愛久則受垢色暗今朝廷取爲冊寶等用有黃青黑綠數色取之不窮而性軟易攻故價亦廉巴州嘉定府皆產玉石曰巴璞嘉璞堅而難琢與玉質無異故價數倍於階石其溫潤略與玉等敘州宣化縣亦有玉石曰宣化璞谿源出黎雅大渡河其品最高有胭脂標瓜萇標琢爲器物白若凝脂非精鑿者不能辨峽州之上百里閒有黃牛神祠中多玉石皆往來賈客或牽江

人得於沙磧閒者以獻有一石質黑紋白隱然龍形
作蜿蜒狀鱗角鬣纖悉備具又有如孔雀尾者是爲
石中之異忠州樂磧市出玉石舟至岸人競持來求
售有指甲紋亦有磨見白質者雖光瑩可觀然皆砒
砒也是數郡所產皆予所經歷故亦稍能識別

橄欖閩蜀俱有之閩中丁香一品極小雋永其味勝於
蜀產家君嘗手植核於小圃伺其萌茁再歲而樹壯
畏霜覆以屋又三歲高二丈許始實初如菘豆凡兩
月漸大有墮地者視之木患子也

案商刻
患作櫛

皮可洗衣

游宦紀聞卷九

入知不足齋叢書

功不讓阜角核則人以爲念珠者嗚呼地土風氣之
能移物性如是耶橘踰淮而北爲枳鸚鵡不踰濟貉
踰汶則死地氣使然無足多怪

後山贈二蘇公詩末云如大醫王治膏肓外證已解巾
尚疆探囊一試黃昏湯一洗十年新學腸任子淵注
云按圖經本草曰合歡夜合也一名合昏韋宙獨行
方胸中甲錯是爲肺癰黃昏湯治之取夜合皮掌大
一枚水煮服之其說最爲牽合無義沙隨先生云晚
年因閱本草王孫味苦平無毒主五藏邪氣吳名白

功草楚名王孫齊名長孫一名黃孫一名黃昏生海
西川谷蓋指當時癖學爲五臟邪氣耳取義緯深如
此

莊子云夔憐蚘蚘憐蛇蛇憐風風憐日月憐心蓋謂天
機所動何可易邪夔止一足蛇雖無足行疾於蚘蚘
行雖疾於蛇豈如風之蓬然起於北海入於南海之
疾風雖疾而勝矣豈若目視所到爲最疾目視雖疾
又不若心之所之更疾也大率推廣大勝者唯聖人
能之之意晦翁先生荅或人論心之問曰心之虛靈

游宦紀聞卷九

九知不足齋

無有限量如六合之外思之則至前乎千百世
往後乎千萬世之未來皆在目前又曰人心至
萬里之遠千百世之上纔發念便到那裏神妙
此卻不去養他自且至暮只管展轉於利欲之中都
不知曉此說通透極妙如莊子是從譬喻上說來且
卒章不說心字故令人卒看難曉也

南谿柴先生中行字與之吾鄉前輩也以國學上舍登
紹熙庚戌甲科事寧考爲祕書監初任臨川推官戊
午秋大比漕司前期取腳色必欲書委不是僞學五

字公得文移卽具申云自幼習易讀程伊川之書以收科第於新制未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不願攷校漕難其報後有讒之者內臺欲加論列何公潛
在諫省曰其所守不變可罪之乎

游宦紀聞卷第九

游宦紀聞卷九

子阿不足齋跋書

游宦紀聞卷九

游宦紀聞卷九

游宦紀聞卷九

游宦紀聞卷九

游宦紀聞卷第十

鄱陽張世



真祕書長睿父之子詔紀其尊人建炎庚戌在平江圍城中失去楊凝式書一冊并其先人手書楊傳以無別本念念不忘是歲四月復寓饒之德興太寧資福寺偶錄遺文遂見之喜甚予偶得其本恐終失墜今紀其年譜家譜傳贊於此唐咸通十四年癸巳凝式是年生故題識多自稱癸巳人唐天祐四年丁卯是年夏朱全忠篡唐凝式諫其父唐相涉宜辭押寶使

游宦紀聞卷十

一知不足齋叢書

涉懼事泄凝式自此遂陽狂時年三十五代史補言時年方弱冠誤也晉天福四年己亥三月有洛陽風景四絕句詩年六十七據詩云到此今經三紀春蓋自丁卯至己亥實三十年則自全忠之篡凝式卽居洛矣真蹟今在西都唐故大聖善寺勝果院東壁字畫尚完亦有石刻書側有畫像亦當時畫又廣愛寺西律院有壁題云後歲六十九亦當是此年所題此書凡兩壁行草大小甚多真蹟今存但多漫暗故石刻天福六年辛丑是年六月有天宮寺題名稱大

子賓客時年六十九真蹟今在此寺東序題維摩詰
後又吏部郎榮輯家有石刻一帖無年但云太子賓

客楊凝式暮春奉板輿至自真原等語其本云清和

之月復不當是此年前後也天福七年壬寅是年有

奠定智大師詩二首時年七十真蹟在文潞公家刻

石在從中蘇太寧家晉開運元年甲辰是年元衍

四月十五日有看花詩八韻時年七十二題於

洛陽一僧舍書勝上後云維首九載今刻石在湖州

前殿中侍御劉勳運二年乙巳是年

知不足齋叢書

五月於天宮寺題壁論維摩等詔八月再題太子

少保時年七十三真蹟在此寺東序并辛丑題同

刻石開運四年丁未是年二月七月有寄惠才大

師左郎中詩三首稱會同丁未歲會同即契丹入晉

改元之年也時子少傅真蹟在文潞

公家蘇三年癸丑是年於長

壽寺華嚴題名時年八十一後又題院似禪心

靜等二詩稱太子少師亦應是此年真蹟今為人

六人或得舊本耳又有與其從子侍

者家問一帖後題廣順癸丑歲孟夏月真蹟在洛陽
士人家又有判完契五十餘字在洛陽故職方郎李
氏家者刻之無年但稱七月十六日太子少師楊草
名亦應是廣順中也又家譜云唐脩行楊氏系出越
公房本出中山相結次子繼生洛州刺史暉暉生河
閒太守恩恩生越恭公鈞案諸本俱誤鈞婚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改出居
馮翊至藏器徙潯陽唐相楊收之父曰遺直生四子
名皆從入曰發假收嚴以四時爲義故發之諸子名
皆從木假之子從火收之子從金嚴之子從水嚴生

游宦紀聞卷十

三知不足齋叢書

涉涉生凝式而收乃藏器之兄涉之伯也新五代史
記唐六臣傳乃以收爲涉之祖嚴之父非也楊凝式
字景度隋越公素之後唐相涉之子也天資警悟工
草隸善屬文昭宗時第進士爲度支巡官再遷祕書
郎直史館梁開平中爲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去
從西都張全義辟爲畱守巡官梁相趙光裔器其才
奏爲集賢殿直學士改考功員外郎唐同光初以比
部郎中知制誥改給事御史館脩撰判館事明宗立
拜中書舍人長興中歷右散騎常侍工禮戶三侍郎

後以疾免改祕書監清泰初遷兵部侍郎復以疾歸
洛晉天福中遷太子賓客尋除禮部尚書致仕開選
中宰相桑維翰表起爲太子少保分司漢乾祐中歷
少傅少師周廣順中再請老以尚書右僕射致仕顯
德初改左僕射太子太保元年冬薨於洛陽年八十
二舊史云年八十五誤也 贈太子太傅初凝式父祖世顯於唐
至涉相哀帝時方賊臣陵慢王室殘蕩賢人多罹患
涉受命泣語凝式曰世道方極吾嬰網羅不能去禍
將及且累汝朱全忠篡唐涉當送傳國寶凝式諫曰

游宦紀聞卷十

四知不足齋叢書

尊爲宰相而國至此不爲無過乃更持天子印紱與
人雖保富貴如子載史筆何時全忠恐唐室舊臣不
利於己往往陰訪羣情疑貳之閒及禍者甚衆涉常
不自保忽聞凝式言大驚曰汝赤吾族矣凝式恐事
泄因佯狂而涉以謙持終免梁禍凝式雖仕歷五代
以心疾閒居故時人目以風子其筆迹迥放宗師歐
陽詢與顏真卿而加以縱逸旣久居洛多遨遊佛道
祠遇山水勝槩輒畱連賞詠有垣牆圭缺處顧視引
筆且吟且書若與神會率寶護之其號或以姓名或

稱癸巳人或稱楊虛白或稱希維居士或稱關西老
農其所題後或真或草或不可原詰而論者謂其書
自顏中書後一人而已其佯狂之迹甚著卜第於尹
居之側遇入府前輿後馬猶以爲遲乃杖策徒行市
人隨笑之常迫冬家人未挾纒有故人過洛贈以
綿五十兩絹百端凝式悉畱之脩行尼舍俾造轆以
施崇德普明兩寺飯僧其家雖號寒啼飢而凝式不
屑屑也畱守聞其事乃自製衣給米遺之凝式笑謂
家人曰我固知畱守必見調也每旦起將出僕請所

游宦紀聞卷十

五知不足齋叢書

之楊曰宜東游廣愛寺僕曰不若西游石壁寺凝式
舉鞭曰姑游廣愛僕又以石壁爲請凝式乃曰姑游
石壁聞者撫掌凝式詩什亦多雜以恢諧少從張全
義辟故作詩紀全義之德云洛陽風景實堪哀昔日
曾爲瓦子堆不是我公重葺理至今猶自一堆灰它
類若此石晉時張從恩尹洛凝式自汴還時飛蝗蔽
日偶與之俱凝式先以詩寄從恩曰押引蝗蟲到洛
京合消郡守遠相迎從恩弗怪也然凝式詩句自佳
及至洛後以詩贈從恩云

案此句下疑有脫文

其題壁有院似

禪心靜花如覺性圓自然知了義爭有學神仙清麗
可喜也尹洛者皆當時王公凝式或傲然不以爲禮
尹亦以其耆俊狂直不之責也凝式本名家旣不遇
時而唐梁之際以節義自立襟量宏廓竟免五季之
禍以壽考終洛陽諸佛宮書跡至多本朝興國中三
川大寺刹率多顏圯翰墨所存無幾今有數壁存焉
士大夫家亦有愛其書帖者皆藏去以爲清玩世以
凝式行書頗類顏魯公故謂之顏楊云贊曰唐李不
綱朱冕乘時盜國一時公卿大夫迫於凶威魚伏鼠
遜能全節者無幾故六臣奉璽絃駿奔昇之惟恐居
後而凝式乃能諫笈以千載史筆爲恥因茲陽狂弗
與世網優游卒歲言足以厲俗智足以全生正諫似
直吏隱如愚豈特甯武子東方朔之流乎世徒知陽
狂可笑而不知其所以狂案商刻不
知作不言徒知墨妙可傳
而不言其挺挺風烈如此諫涉之事新舊史皆弗書
復不爲立傳可勝歎哉余因彙次筆跡遂爲之傳使
百代之下知凝式者不特以工書與陽狂而已

歐公小草世不多見沙隨先生家有所藏石刻東坡跋

云文忠小草秋聲賦歸鴈亭詩當爲希世珍藏而思
仲乃得之老人家箱篋閒以直藉綫繡者荆山之人
以玉抵鵲非虛言也沙隨跋其後云張湯逢君之惡
賊殺不辜獨以推賢揚善有後於漢文忠公推賢揚
善之功一時元老鉅公多出其門非湯所敢望其萬
一而無湯之罪今其後止有選人三數輩景德監鑄
候得替半年未得去又選人之困者也天之報施有
時而爽可爲慨嘆又云一傳已不振吾於文忠
何恨雖然令聞廣譽常若袞繡筆力千鈞常若壯夫

游宦紀聞卷十

七知不足齋叢書

豈與曹蜍輩富貴宦達者同日語哉

世南仕閩中於忠定李丞相家見坡公一帖云某頓首
秋暑不審起居佳否某與兒子八月二十九日離廉
九月六日到鬱林七日遂行初約畱書歐陽晦夫處
忽聞秦少游凶問畱書不可不言欲言又恐不的故
不忍下筆今行至白州見容守之猶子陸齋郎云少
游過容畱多日飲酒賦詩知平常容守遣般家二卒
送歸衡州至藤傷暑因臥至八月十二日啓手足於
江亭上徐守甚昭管其喪仍遣人報范承務范先去
已至梧

州范自梧州赴其喪此二卒申知陸守者止於如此
其他莫知其詳也然其死則的矣哀哉痛乎何復可
言當今文人第一流豈可復得此人在必大用於世
不用必有所論著以曉後人前此所著已足不朽然
未盡也哀哉哀哉其子甚奇俊有父風惟此一事差
慰吾輩意某不過旬日到藤可以知其詳續奉報次
尚熱惟萬萬自重無聊中奉啓不謹某再拜元老長
官足下九月六日元老不審爲誰當考觀此足見坡
公篤愛交友畱意人才爲可敬嘆所謂奇俊之子名
湛字處度者也

淳宜紀閉卷十

八知不足齋叢書

谷簾三疊廬阜勝處惟三疊於紹熙辛亥歲始爲世人
所見宜和初有徐上老弃官脩淨業名動天聰被旨
祝髮住圓通號青谷止禪師當時已觀此泉圖于勝
果寺之壁蓋未出之先緇黃輩已見特祕而不發耳
從來未有以淪茗者紹定癸巳湯制幹仲能主白鹿
教席始品題以爲不讓谷簾嘗有詩寄二泉於張宗
瑞曰九疊峯頭一道泉分明來處與雲連幾人競賞
飛流勝今日方知至味全鴻漸但嘗唐代水涪翁不

到紹熙年從茲康谷宜居二試問真巖老詠仙張磨
之曰寒碧朋尊勝酒泉松聲遠壑憶留連詩於水晶
進三疊名與谷巖真兩全畫壁煙霞醒昨夢茶經日
月著新年山靈似語湯天子恨殺屏風李謫仙九疊
屏風之下舊有太白書堂及有詩云吾非濟代人且
隱屏風疊之句揚子江心水號中冷泉在金山寺傍
郭璞墓下最當波流險處汲取甚艱士大夫慕名求
以淪茗操舟者多淪溺寺僧苦之於水陸堂中穴井
以給游者往歲連州太守張思順監江口鎮日嘗取

游宦紀聞卷十

九知不足齋叢書

二水較之味之甘冽水之輕重萬萬不侔乾道初中
冷別涌一小峯今高數丈每歲加長鶴棲其上峯下
水益湍泉之不可汲更倍昔時矣玉乳泉在丹陽縣
練湖上觀音寺中本一小井舊傳水潔如玉思順以
淳熙十三年沿檄經由專往訪索僧蹙頰而言此泉
變爲昏黑已數十年矣初疑其給乃親往驗視果如
墨汁嗟愴不足因賦詩題壁曰觀音寺裏泉經品今
日唯存玉乳名定是年來無陸子甘香收入柳枝瓶
明年攝邑六月出迎客復至寺再汲泉又變白置器

中若雲行水影中雖不極清而味絕勝詰其故蓋紹
興初宗室攢祖母愜於井左泉遂壞改遷不旬日泉
如故異哉事物之廢興雖莫不有時亦由所遭於人
如何耳宗瑞思順之子也

游宦紀聞卷第十

游宦紀聞卷十

乾隆癸卯仲春重校一過知不足齋記

十知不足齋叢書

